

Elif Shafak
The Forty Rules
of Love

爱的
四十条法则

[土耳其] 艾丽芙·沙法克 著
刘泗翰 译



中信出版集团

Elif Şafak
The Forty Rules
of Love

爱的
四十条法则

[土耳其] 艾丽芙·沙法克 著
刘泗翰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的四十条法则 / (土) 艾丽芙·沙法克著; 刘泗翰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9. 6

书名原文: THE FORTY RULES OF LOVE

ISBN 978-7-5217-0641-3

I. ①爱… II. ①艾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土耳其—现代 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97591 号

THE FORTY RULES OF LOVE

Copyright © 2010, Elif Shafak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本书译文由台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权

爱的四十条法则

著者: [土耳其] 艾丽芙·沙法克

译者: 刘泗翰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 印张: 15.75 字数: 285 千字

版次: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9-2784 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号: ISBN 978-7-5217-0641-3

定价: 59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献给萨伊尔与萨尔达

孩提时，我见过真主，
也见过天使，
我见识到上界与下界的神秘，以为所有的人都看见，
后来才终于知道他们看不见……

——大不里士的夏慕士

序 曲

在指间捏颗小石头，投进流动的河水里，效果可能没有那么显而易见。在石头破水而入的那一刻，会有小小的涟漪，然后激起水花，声音淹没在周遭湍急的水流声中，如此而已。

丢一颗石头到湖里，效果非但明显可见，而且更持久。石头扰乱一池平静的水面，在石头落水处会产生一个圆圈，并且发出噗通一声，然后这个圆圈会不断地复制，不断地复制。不久，水花激起的涟漪开始向外扩散，遍及整个如镜的水面，直到圆圈触及湖岸边才会停歇。

如果把石头丢进河流里，河水会认为那不过是已然喧嚣的水流中，另外一次微不足道的骚动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
然而，若是投石入湖，湖水就会改变，而且永远变不回原貌。

四十年来，艾拉·鲁宾斯坦的生活就是一片平静的水面——无非是一连串意料之中的习惯、需求与喜好。虽然很多时候都觉得单调平凡，但她从不喊累；过去这二十年间，

她许的每一个愿望、认识的每一个朋友、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与她的婚姻密切相关。她的丈夫大卫是个事业有成的牙医，工作非常勤奋，也赚了很多钱。她始终都知道他们夫妻之间缺乏深层的沟通联系，但是她认为，情感上的联系本来就未必是夫妻关系的第一要件，尤其是对结婚这么久的老夫老妻来说；婚姻中还有比激情与爱更重要的东西，像是理解、亲情、同理心，还有凡人最神圣的行为：宽恕。跟这些相比，爱都只是其次——除非是活在小说中，或是浪漫爱情电影里，里面的主角总是比现实生活中的人夸张，他们的爱情也都充满了传奇。

对艾拉来说，孩子永远都摆在第一位。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珍妮特，现在已经在读大学；还有一对双胞胎，欧莉与艾维。此外，他们还养了一只十二岁的黄金猎犬，名叫小精灵；它不但是艾拉每天早上散步的伙伴，而且从它还是小狗的时候开始，就一直是她最开心的伴侣。现在它年纪大了、体重过重、耳朵全聋、眼睛半瞎；小精灵的时间不多了，但是艾拉宁可觉得它会永远陪着她。她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从来不肯面对任何事情的死亡、终结，不管是一种习惯、一个生活阶段，或是一段婚姻，就算结局已经明明白白、无可避免地摆在她的眼前，她也选择视而不见。

鲁宾斯坦一家人住在麻省北安普顿的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宅，房子本身虽然需要翻修，但仍不失堂皇气派，有五

间卧室、三间卫浴、磨光打亮的硬木地板、可以停三辆车的车库、落地玻璃门，更棒的是有一个户外的按摩浴缸；他们有人寿保险、车险、退休计划、大学学费基金、联名账户，而且除了他们现在住的房子之外，还有两间地段绝佳的公寓：一间在波士顿，另外一间在罗德岛。这些都是她跟大卫胼手胝足打拼来的成果。一间有孩子喧闹的大房子，优雅的家具，空气中飘浮着自制手工馅饼的香味，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老套，但是对他们来说，这就是理想生活的写照。他们在共同的愿景上，一手打造出他们的婚姻，而且也实现了——就算不是全部——大部分的梦想。

去年情人节，大卫送艾拉一颗心形的钻石坠子，还有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：

给亲爱的艾拉：

你是一位恬静贤淑的女性，有慷慨宽大的心怀与有如圣人般的耐性。谢谢你不离不弃，谢谢你嫁我为妻。

你永远的，

大卫

艾拉始终没有跟大卫说，他的卡片读起来像是讣闻。我死的时候，他们大概就会这样写吧，她想。而且如果他们够诚恳的话，说不定还会加上这一句：

艾拉的一生都围绕着丈夫和小孩打转，缺乏任何求生技能，无法独立应付生命中的难关。她不是那种会放手一搏的冒险型人物，连每天喝的咖啡要换品牌，都得费好一番工夫。

因为这些林林总总的因素，所以，当艾拉在结婚二十年后，在 2008 年秋天突然提出离婚要求时，没有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——连她自己也不例外。



不过事出必有因，都是因为：爱。

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，甚至不在同一大洲。两人不但地理上隔着十万八千里，生活形态更是迥然相异，甚至像日与夜一样天差地别。看似根本无法容忍对方的存在，更别说是坠入爱河了。可是，事情还是发生了；而且迅雷不及掩耳，让艾拉根本没有时间去深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更无从预防——如果爱情也能有所防范的话。

艾拉的爱情来得意外又唐突，仿佛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一颗石头，猛地掷入她平静的生命之湖。

艾拉

2008年5月17日，北安普顿

那是一个宜人的春天，厨房窗外有鸟儿啁啾歌唱。艾拉事后曾多次在脑子里回想当天的情景，不是那种过往的片段记忆，感觉上更像是持续中的事，仿佛还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发生。

周六午后，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，吃着迟来的午餐。她丈夫正拿起炸鸡腿往盘子里装，那是他最喜欢的菜；艾维拿起刀叉当鼓槌在玩，而他的双胞胎姐姐欧莉则在计算可以吃几口饭，才不会破坏她每天六百五十卡的节食计划。至于在附近曼荷莲女子学院读大一的珍妮特，则是一边在面包上涂着奶油起司，一边若有所思。跟他们同桌吃饭的，还有爱思德阿姨；她正好送她有名的大理石蛋糕来给他们，就顺便留下来吃午饭。艾拉等一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但是却也不急着在这一时半刻离开餐桌，因为最近他们没有太多机会一家人聚餐，所以她觉得这是大家重新联络感情的绝佳机会。

“爱思德，艾拉跟你说了那个大好消息了没？”大卫突然问道。“她找到一个很棒的工作。”

艾拉虽然是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毕业，也热爱小说，但是毕业之后并没有在这个领域工作很久，只有为妇女杂志编辑几篇文章，参加一些读书会，或是偶尔替本地报纸写写书评什么的，如此而已。她曾经一度想要成为著名的书评家，但是后来也接受了生活将她带往其他方向的事实，成为一名勤劳的家庭主妇，照顾三个孩子，还有每天做不完的家务。

倒也不是说她有什么不满。为人母、为人妻，还要遛狗、理家，这些事情就已经够她忙的了，也就不必再去赚钱养家。虽然那些跟她一起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女性主义朋友们，没有一个认同她的选择，但是她仍然心满意足地做全职母亲，也对丈夫一个人赚钱就可以养家心存感激。况且，她从未放弃对书本的热爱，觉得自己仍然是口味广泛的阅读爱好者。

可是从几年前开始，事情有了变化。孩子们长大了，挑明了说他们不像以前那么需要她；艾拉意识到她手边会有大把的时间，却没有人可以照顾，于是也开始认真地考虑去找份工作。大卫也鼓励她去，但是尽管他们谈过很多遍，她却很少真的出去找机会；而且就算她真的去找了，老板也总是在找更年轻或是更有经验的人。到后来，因为害怕一再地遭到拒绝，她干脆不再提起这个话题。

然而到了2008年5月，这些年来一直阻碍她找工作的种

种障碍却意外消失了。就在她四十岁生日前的两个星期，她突然在波士顿一家文学经纪公司找到一份工作；其实是她丈夫透过一名病患——或者是他的情妇——为她找到的。

“噢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啦，”艾拉急着解释，“我只是为一家文学经纪公司兼职看看稿子而已。”

可是大卫似乎很坚持不让她太看轻自己的新工作。“别这样嘛，跟他们说，那可是一家知名的经纪公司哟。”他用手肘推推她，敦促她说；可是看她不愿意配合演出，又自己一个人继续说下去。“那是个很有名望的地方，爱思德！你真该去看看里面的其他助理！全都是刚从顶尖大学毕业的小男生、小女生，只有艾拉是唯一在做了多年的家庭主妇之后又回到职场的！你说，她是不是很棒呢？”

艾拉在心底觉得，她丈夫是不是因为让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而感到内疚？抑或是因为在外面偷腥？——她只能想到这两个理由，来解释他现在何以如此热衷于她找到工作的事。

大卫依然面带微笑地总结道：“这就是我所谓的勇敢呀！我们都以她为荣！”

“她本来就是是个宝啊。一直都是。”爱思德阿姨用一种滥情的语调说话，好像艾拉已经离开餐桌，永远都不会回来似的。

他们全都深情地望着艾拉，就连艾维也没有做什么尖刻的评论，而欧莉也难得有一次关心与自己外貌无关的事情。

艾拉强迫自己感激这善意的一刻，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困倦，衷心默祷着有人能换个话题。

她的大女儿珍妮特一定是听到了她内心的祷告，因为她突然打岔道：“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宣布。”

所有人都转向她，脸上散发出期待的光芒。

“史考特跟我决定要结婚了，”珍妮特宣布。“噢，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！我们还年轻啦，连大学还没念完啦，等等等等，但是你们必须知道：我们都觉得已经准备好要向前迈进一大步，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。”

餐桌上，一阵尴尬的沉默突然降临，刚刚还笼罩着他们的那股温情顿时蒸发。欧莉与艾维彼此茫然地互看一眼，手里握着一杯苹果汁的爱思德阿姨也当场愣住；大卫放下叉子，好像再也没有食欲，眯起一双淡褐色的眼睛看着珍妮特。他眼角原本因为笑容出现了深沟纹路，此刻却一点笑意都没有，只见他板着脸、噘着嘴，好像刚刚喝了一大口醋似的。

“很好！我原本希望跟你们分享我的喜悦，可是却得到这么冷淡的待遇，”珍妮特嘀咕着。

“你刚才说你要结婚了，”大卫说，好像珍妮特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，还需要人家提醒似的。

“爸，我知道这看似快了一点，但是那天史考特跟我求婚，我也答应他了。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？”艾拉问。

从珍妮特看她的表情，艾拉觉得那不是她女儿预期的问题；她应该要问“什么时候”，或是“准备怎么办”，不管哪一种问法，都表示她可以开始选购结婚礼服了。可是问“为什么”却是另外一回事，完全令珍妮特措手不及。

“因为我爱他啊，我觉得吧。”珍妮特的口气有点高傲。

“亲爱的，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这么着急？”艾拉还是问到底。“你怀孕了吗？还是怎么了？”

爱思德阿姨在椅子上坐立难安，一脸寒霜，怒气显而易见。她从口袋里掏出消食片，开始嚼了起来。

“我要做舅舅了，”艾维呵呵笑着说。

艾拉握着珍妮特的手，轻轻捏了一下。“你可以跟我们说实话的，知道吧？不论如何，我们都会站在你这一边。”

“妈，别再说这种话了，好吗？”珍妮特突然生气，抽手回来。“这跟怀孕没有关系。你这样会让我难堪。”

“我只是想帮你而已，”艾拉冷静地答道。她近来发现冷静是越来越难以达到的心境。

“你是说，用羞辱我来帮我吗？显然你觉得史考特跟我会结婚的唯一理由，就是他搞大了我的肚子！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跟这个人结婚，可能纯粹只是——我只是说可能而已——只是因为我爱他？我们已经交往八个月了啊！”

此话一出，立刻引起艾拉的嘲讽。“是啊，好像你只要八个月就可以看出一个男人的品格！我跟你父亲结婚二十年了，

我们都不敢说知道彼此的每一件事。在一段关系中，八个月根本不值一提！”

“上帝只花了六天就创造了宇宙，”艾维笑着说，但是餐桌上每个人的冷眼逼得他闭嘴。

眼见气氛愈发紧张，皱眉沉思的大卫仍盯着大女儿，“亲爱的，你妈妈想说的是：交往是一回事，结婚又是另外一回事。”

“可是，爸，难道你觉得我们要永远交往下去吗？”珍妮特问。

艾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“老实说，我们是希望你能找到更好的对象。你还太年轻，不应该这么认真地谈感情。”

“妈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”珍妮特以漠然的语调说：“我想，你只是把你自己的恐惧投射到我身上而已。可是我跟你说，你在我这个年纪就结婚生子，并不表示我就一定会跟你一样犯同样的错误！”

艾拉涨红了脸，仿佛有人甩了她一个耳光似的。她在内心深处想起了她怀珍妮特时的种种艰难，最后还导致早产；珍妮特在襁褓，还有在学步时特别难带，几乎用尽了她所有的力气，所以她才会等了六年之后才又再次怀孕。

“宝贝，你开始跟史考特交往时，我们都替你感到高兴，”大卫采取不同的策略，小心翼翼地说。“他人很好。可是谁知道你毕业之后会有什么想法呢？到那个时候，情况可能会很

不一样。”

珍妮特微微点头，除了假装默认之外，还有一点别的意味。然后她说：“是因为史考特不是犹太人吧？”

大卫难以置信地翻着白眼。他一直以思想开明、有教养的父亲自居，在家里也刻意避免任何有关种族、宗教或性别的负面批评。

可是珍妮特似乎想要追根究底；她转头看着母亲，问：“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，如果史考特是一个名叫亚伦的犹太青年，你也同样会反对吗？”

珍妮特语气尖锐，声音里充满了尖酸嘲讽，艾拉担心女儿心里可能还有更多这样的情绪涌上来。

“亲爱的，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跟你说，虽然你听了可能会不高兴。我知道年轻时谈恋爱的感觉有多么美好，相信我，我真的知道；可是跟一个出身背景不同的人结婚，是一场很大的赌注。身为你的父母，我们必须确定你没有做错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你们所谓的对或错，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呢？”

这个问题让艾拉有些语塞。她叹了一口气，按按自己的额头，好像偏头痛就要复发似的。

“妈，我爱他呀。对你来说，这个字还有什么意义吗？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字？他让我心跳加速，没有他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”

艾拉听到自己轻轻地笑出声。她并不想取笑女儿，真的没有，但是她的暗笑声听起来可能就是一种嘲讽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她自己也不知道，她觉得极度紧张；她曾经跟珍妮特争吵过不下数百次，但是今天感觉上却好像是在跟某种更大的东西争执。

“妈，你从来没有爱过吗？”珍妮特反击，语气中带有一丝的不屑。

“噢，拜托你，饶了我吧！别傻了，别再做白日梦了，好吗？你实在太……”艾拉的视线投射到窗外，寻找更有戏剧效果的字眼，最后终于脱口而出：“……太浪漫了！”

“浪漫有什么不对？”珍妮特问道，听起来好像这话冒犯了她。

真的，浪漫有什么不对？艾拉心里在问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对浪漫如此的反感？尽管她无法回答这个在自己脑海边缘的问题，却依然滔滔不绝地说下去。“唉呀，亲爱的，你是活在哪个世纪？你要记住：女人不是嫁给她们爱的男人；事到临头的时候，男人终究还是会选择成为好爸爸和好丈夫。爱，终究只是来得快、去得也快的甜蜜感觉而已。”

艾拉讲完之后，转头去看她丈夫；大卫举起双手，慢慢地拍着，仿佛身在水底，有水的阻力，同时还定睛看着她，好像他以前从未见过她似的。

“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，”珍妮特说，“你嫉妒我年轻又